

壹

直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两年前，那个阳光明媚的上午，当我跨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这座有点像四合院似的高贵而又典雅的大型建筑物的时候，我是多么地局促不安。面对新生活的开始，我总不免有些不适应的感觉。

门厅里没有一个人，安安静静的，正面的墙上很醒目地嵌着一盏白色的方形大钟，当时，黑色的表针正指着八点三十分。我迟疑了一下，便想迈步往前走。

“你是干什么的？”

不料，什么地方传来询问我的声音，声音那么低沉而又隐蔽，仿佛从墙缝里冒出来的。我吃了一惊，急忙四处张望。原来是身穿蓝色制服，戴着很排场的同样颜色的大沿帽的门卫把脸伸到四方形的瞭望口上，正等待着我的回答；他的一双眼睛疑惑地忽闪着，正对着我，好像我是与众不同的外星人。

“我是来报名的！”我赶忙回答，同时走上前去，掏出录取通知书让他验一验，不料他只是瞟了一眼就不经意地摆摆手，放我过去了，这多少令我感到失望。

踏上几级台阶，就可以看见一道幽深的走廊。很奇怪，我老是觉得这条走廊是通向很遥远的地方的，在那里，许多成了名的大人物正在沉思着。我向教务室走去。忽然，一位中年人从旁边的一道门里奔出来，他穿着肥大的白色半袖衫，灰色的长裤，像竞走一般地从我的身旁冲过去，一边走一边盯着捏在手里的文件，他那架着一副眼镜的脸上露出了迷惑的神情。透过走廊右侧的大玻璃，可以看见和暖的阳光洒满了院子；两位

女同学坐在院子里面的草坪边上，正低头专心地看书；在大楼的空中甬道底下，几个学生围站在一起，热烈地讨论着什么，其中一位学生高高地举起一根手指来，好像是在表明态度。一切都是那么新鲜，却又那么陌生，我觉得自己像嫁接在老槐树上的一棵果苗那样与这个环境不相适应。

有关报名的具体事宜已招贴在教务室外面的公告栏上，首当其冲的一件事情就是交学费。我按照指示去往财务科。

财务科的门敞开着，拦门摆了一张长条桌，桌上铺着白布，上面放着一台数钞机、两本发票和一张入学 MBA 学生的名单。桌子后面坐着两位态度温和的女工作人员，一位负责询问我们的姓名，在报名人员名单上相应的名字后面打上对勾，并收款；另一位忙着开发票。门口已经排着好几位同学，一个个手里攥着钱，神情庄严，不说话，就像正在参加教堂婚礼似的。队列的前头有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穿着朴素的蓝褂子，正忙着给身边的一个穿红裙子的姑娘点钱。我规矩地排在队尾，脑子里什么想法也没有，干等着轮到我的时候。钞票在数钞机里哗啦啦地响着。从门口可以瞅见屋里有两位全副武装的经警四平八稳地坐在椅子上，他们神情木讷，眼睛一动不动地盯视着某个地方，两根白色的警棍一类的东西很显眼地挂在他们的腰部。

交完学费以后，我就返回教室。前来报名的人越来越多了。我早就注意到他了，这是一个瘦小枯干的人，年龄跟我相仿，穿着白色的 T 恤衫，麻杆一样的细腿上套了一件深蓝色的西裤。他的眼睛老是犹疑不定地四处张望，好像刚刚干了坏事。我跟在同学们身后领了课程表、入学须知、学生手册和一枚校徽。办完事后，我转过身来想离去，却见这位老兄正站在

原地，低着头，试图把那枚校徽别在胸前；他干这活儿十分认真，两手哆哆嗦嗦，好像万分紧张，折腾了半天反而把手指扎破了，校徽掉在了地上，他低声叹了一口气，把校徽捡起来，重新认真地别上。我暗暗摇了摇头，觉得不可思议，因为我认为校徽充其量只能算是纪念物，而非装饰品。我走上前去跟他打招呼，想跟他认识一下。他见我跟他主动接近便显得很兴奋。

“我叫冯斌！”他用舒朗的嗓音自我介绍说，“你呢？”

“我叫刘旭东。”

我跟他握了握手，他的手湿淋淋的，这令我很不舒服。

“我是搞软件开发的，做了整整五年了，真要命，我没日没夜地干活，像一台廉价机器，全部精气都耗尽了。一年前我开始琢磨别的活法，于是我就考了 MBA。你呢？”他愉快地说。

“我是一个自由人。”我打趣地回答，“这里不是谈话的地方，我们以后再聊吧。”

我们走出了教务室。门外的走廊上站着三个人。一位穿着针织半袖衫，手里拎着一个黑皮包的人引起我注意；他又高又胖，眼皮也是肉乎乎的，眼睛像浮肿了似的；他的脸上带着一股逼人的傲气与自信。他正在大声地发表观点：

“我们要把在北大所接受的 MBA 教育与北大的精神结合起来，倡导 MBA 发展的新思维。北大有其得天独厚的优势，那就是深厚的人文底蕴。一个 MBA，如果没有人文素养支持他的发展，那么这个 MBA 就是苍白无力的。这不是偏见，我觉得 MBA 是一个综合型人才，这方面的修养必不可少，而北大恰好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培养条件，因此我们应该感到幸

运。”

我曾经见过这位同学，入学面试的时候，他跟我分在了同一个小组里，排在我的前面，他的镇定自若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我才知道他叫丁雷。

“我觉得北大更重要的是她的传统精神。”另一名高个子说。他的喉结很突出，一说话就上下来回地动。

“我同意，的确如此，北大 MBA 应该是北大的创新精神与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相结合的产物，有它独特的个性。”丁雷回答。

“不管怎么说，我认为，北大的 MBA 教育无法与发达国家的 MBA 教育相提并论。”第三个同学说。他是一个干瘦的小伙子，长脸，两颊已经瘪进去了，牙齿参差不齐。我认识他，入学考试的时候他坐在我的后面，还慌手慌脚地跟我借过钢笔。

“朋友，不要太心急，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过程。北大在 1994 年才创设了 MBA 专业，到现在才短短的 5 年，正处于起步阶段，还看不出什么来，只有到‘开花结果’之时才能见分晓。在国内，好多领域都处于发展阶段，这不能说我们没有赶超对方的时候。”丁雷辩驳道，“当然我们需要埋头苦干，但我们也需要宣传，多组织一些社会性的活动，在社会上形成广泛的影响，从而打造我们北大 MBA 的品牌。我希望自己能投身其间。”

“好啦，我想跟院办的老师通融一下，看能不能在学校里申请一个床位。我想住在学校里，这样可以方便听讲座。来北大上学，不听讲座就没意义了。”冯斌也挤过去，挑起话头。

“我看你会吃闭门羹的。据我所知，今年北大的床位很紧

张，我们是在职读书，不可能提供床位。不过‘光华’正投资盖一座新的宿舍楼，等这座楼落成以后，情况可能会好一些。”丁雷说。

我默默地站在他们的旁边，听他们热烈地讨论，自己没有加入进去。一位穿着漂亮的连衣裙的女同学傲慢地从我的面前走过，把我挤到了墙根底下。她一边走一边声音很响亮地接听电话：

“哎，我正在学校里报名呢，还没完……哦，经理找我，我尽快赶过去……”

我没有参加过考前辅导班，因此这里的同学我几乎一个都不认识，我也没有跟他们谈话的兴趣。我突然莫名其妙地惆怅起来，这种难受的感觉像雾气一样裹住了我，令我心神不宁。我觉得在这个浩如烟海的人才大潮中自己是那么的渺小，几乎可以忽略掉了。

我去教材科领了教材。这学期只开四门课：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管理经济学、财务会计以及英语。上课时间都安排在晚上和周末，使我们能有足够的空余时间去工作。

离开教材科后，我无精打采地走到走廊的尽头，从光华管理学院的小角门里走出来。

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明媚的阳光暖融融地照耀着院子里的花池子和周边的空地，热气从地面上升腾起来。急匆匆地赶往教室的学生背着书包从花池子旁边经过。花池子里，绿色的草像地毯一样毛茸茸地铺开来，有几丛灌木自由地伸展着枝蔓，仿佛绽放的菊花似的，只是它们的颜色是绿的。最引起我注意的是一株仿佛一缕轻烟一样弯弯曲曲地向上长着的小树，树于上挂着一块蓝色的小牌子，上面写着“龙爪槐”，就像一

名戴着项链的憔悴的姑娘；我总觉得它是为了让人们观赏才被弄成这副模样的，我莫名其妙地可怜它。

各种颜色和款式的小汽车一辆接一辆地围绕着光华楼停放着，其中一辆汽车里面还坐着穿着白衬衣的司机，他把头仰靠在椅背上睡着了，张着嘴巴，露出一截白生生的弯脖子。两只俏皮的麻雀从天空中飞下来，轻快地落在一辆银色汽车的顶盖上，一只惬意地抖擞着翅膀，一只低下头，用尖细的嘴啄分自己胸脯上的细毛；当我穿过汽车之间的空隙，走到大路上的时候，这两只可爱的小精灵便一乍翅飞到楼顶上去了。

百年纪念讲堂的工地用银色的铁板围起来，上面写着某某工程建筑公司的红色字样。已经拔地而起的大楼包在绿色的尼龙布里面。搅拌机的轰鸣声，铁器的当当的敲击声，混杂着钢哨的尖利的叫声，越过铁板围墙涌到大路上来。

经过电教大楼，走到十字路口时，可以望见西面的三角地有不少学生正伸着脖子看各种招贴广告和消息。一个男同学用胳膊肘巧妙地夹住一个女孩子的脖子，使得她像老婆子那样弓着腰；还有一个学生用双腿叉着车子，朝我这边张望。附近的大树底下，不少人坐在绿色的木制长椅上看书或者谈心，虽然工地上的灰尘弥漫过来，噪音也非常大，可是他们似乎不在意。

我沿着脚下的林阴道向南门走去。

……还记得上次来北大的时候，我是坐在 808 路汽车上，紧靠着窗户，把行李兜塞在椅座底下。一路上我可受了大罪，由于堵车，汽车走走停停，颠得十分厉害，加之汽油味很浓，我恶心得要命，几乎就要吐了。我打开窗户，痛苦地喘息着。车厢内，燥热的空气极其污浊，我只是到了迫不得已的时候才

呼吸一下。汽车开了一个小时也不见到站，我困得不行，稍不留神就睡着了。我拼命睁着眼睛，直视着窗外的街景，生怕由于睡着了而误了下车。就这样，我既困又恶心，煎熬了一个半小时才到达目的地。

我的邻座上是一对 50 多岁的肥胖的老年人。男的穿着缀有吊角背带的长裤，白色的半袖衬衣，已经秃顶了，粉红色的头皮上只剩下稀疏的几根花白的细毛；他面色发黑，脸当中的那一只酒渣鼻就像草莓一样泛着红光。老太太穿着修饰着点点小白花的连衣裙，卷发头，脸上略施脂粉。他俩都很胖，几乎每一个人都有我两倍大。尽管天气极热，让人透不过气来，老头子还是用长胳膊搂住老太太的身子，他们紧紧地依偎在一起，就像两只亲热的熊猫一样。一路上我难受得要命，可是他俩却无比畅快，一直在叽叽咕咕地说着绵绵情话，而且还不时地啾啾地接吻，看样子他们正处于热恋期。

“真要命！”我暗暗地叫道，尽力瞅着窗外，以免受他们影响。

我从来没有见过两个老年人在光天化日之下接吻，在北京算是头一回，因此我感到极其别扭。事后我跟北京的朋友们提起这个见闻来，他们都嘲笑我不解风情。

大学毕业后，我在内蒙古待了 4 年，那里基本上没有什么污染，天色蔚蓝，白云朵朵，清凉的风习习地吹着；放眼望去，苍凉的旷野绵绵地通向迷蒙的远方，巍峨的大青山横亘东西。在我踏入北京这方土地的时候，我的脑子里还始终浮荡着内蒙古那民风淳朴的景象，那举杯畅饮，纵情欢歌的氛围，还有那记忆中无法排遣的悠长的寂寞与惆怅。为了前程，我不得不过来到这里，面对一个喧嚣拥挤的、令人无法理解的世界：马

路向四面八方漫无边际地延伸下去，各种花色的汽车一队接一队地笨拙地爬行着，还有许多莫名其妙的人在大街两旁蠕动着。一切都令人晕眩，烦躁，紧张。的确，刚刚步入这个新的世界里的時候，我是那么的不适应……

我一边回想过去一边慢慢地走着。忽然，对面走来一位风采奕奕的姑娘，她始终微笑着，我还以为我们曾经相识，便放缓步子，以便仔细辨认一下，可是我还没有认清她是谁，她却昂着脸，步态稳健地从我的面前跨过去了，就像掠过去的一阵微风。于是，我重新捡回自己的思绪来，继续往前走。

“喂，你等一下！”

身后有人喊了一嗓子，我觉得是在叫我，便回过头来，只见那位活鱼般的姑娘正站在眼前，歪着脑袋用探询的目光望着我。

她的美丽让我感到惊讶。她穿着白色的镶着花边的紧身小衫和淡蓝色的长裙，乌黑油亮的长发垂在她的后背上。当我注意她的时候，她也正抬头看着我，明媚的微笑闪耀在长睫毛的眼睛里。我忽然感到有些局促。可是她却显得那么安详，灿烂的微笑还没有从她的双眸中彻底褪尽，却又在她那紧闭的双唇间浮现出来。显然她心里很清楚自己独特的优势，而且故意淋漓尽致地把它表现出来。

“哎，你能告诉我光华管理学院在哪儿吗？”她用温和的嗓音问道。

“哦，好的，你看，这是电教楼，紧挨电教楼北面的那幢灰白色的大楼就是光华楼了。”我回答。

“嗯。”她轻轻地应着，低下头，用手按了按挎在肩膀底下的小包，似乎不大满意。“你能带我过去吗？你看北大这么大，

我又头一次过来，弄不好一会儿就把人转晕了。”

老实说，我真不愿意返回去了，况且即使是我一岁大的小侄女也能按照我的指点准确地找到这座漂亮的楼。我迟疑了一下。

“唔，我不相信在北大校园内遇到的人会缩手缩脚，你不会是一个特例吧？走吧，你现在是不是很忙啊？”她刁蛮地说。

“好吧。”我回答。

于是，我陪着她向光华楼走去。

“我们认识一下吧，我叫林茹，双木‘林’，‘含辛茹苦’的‘茹’。我是来帮我的表妹买 MBA 招生简章的。”她说，同时递给我一张名片，“我在一家外企工作，做市场的。你是这儿的学生吗？”

“就算是吧。”我回答。

“嗨，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何必搞得这么复杂，一唱三叹的！”她嚷道。

“我刚刚报了名，你看，这不是领的书吗？”

“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MBA。”

“哦，能在北大上几天学真不错，可以学到好多东西呀。”她若有所思地说，“可是我发现你刚才满脸惆怅，惆怅什么呢？年纪轻轻的，应该是快活还来不及呢！”

我沉默下来，她的话令我无法回答。我们安静地走着。她的皮肤那么白皙，几乎可以看见皮肤底下的细微的血管，两只欢快的眼睛总是机灵地转来转去。

“我想出国，为此已经准备了一年了。你想出国吗？”不一会儿，她对我说。

“还没有想过。”我摇摇头。

我们很快就走到了教务室。前来报名的同学更多了，黑压压地站了一屋子。我跟在人们的后面排了老半天才挪到柜台旁边，跟老师要了一张 1999 年的招生简章。

她站在走廊的窗户旁边仔细地看了看那份简章。我傻乎乎地守在一边感到很别扭。正是下课的时候，走廊里站满了溜达出来休息的学生们，整个廊道里嗡嗡地响着。

“咱们就此告别吧。”我说。

她略感意外地抬起那双迷人的眼睛望着我。

“你要去哪儿？”她问。

“我还有点儿事，我必须走了。”

“哦，那我们一起走呗，就从你刚才走过的那条路出去。”

她急忙把招生简章收起来。

“不了，我要从这边走。”我指了指北门说，“我要去那头儿找一个人……”

我笨拙地撒谎了，心里发虚，感到脸上有些热。

“哦。”她若有所思地应着，转脸朝窗户外面看了看，抖动着长睫毛。窗户外面，一个女生手里端着一本书，在地上来回地走，嘴里念叨着什么；稍远一些的地方散站着一群人，不知道他们讲了什么有趣的事情，突然一齐仰起脖子，哈哈地大笑起来。

“那我自己走了。”她低声说着，看了看我，“咱们后会有期！”

她向我伸出玲珑的小手，我跟她握了握。

“后会有期！”我也说。

她迈步从我的眼前走过去了，走得很快，淡蓝色的长裙子

像一个倒置的喇叭花一样，在她的身侧晃来晃去，不一会儿就消失在人群中了。我也从北门走出去。

外面是充耳的嘈杂声，理科楼群的工地上正在紧张地建设着，几个戴着黄色安全帽的工人在楼顶上走来走去，侧楼上还有一个人手里举着小旗子，大声地吆喝道：

“哎，开始了！注意！”

楼门口停满了车辆，几乎连插脚的地方也没有。一个穿着考究的人匆忙地从我的身边走过去，像猴子一样钻进了楼里。我一面走一面想着这位奇特的姑娘。

“是啊，人的一生中会遇到多少人都是擦肩而过的，之后就再也不会碰面了。”我暗暗叹息着。

贰

开学典礼仪式是在一〇一阶梯教室举行的，我事先并不知晓。周四晚去上管理经济学课，当我走进教室时，只见黑板上方拉着一条红色的横幅，上面写着：“光华管理学院 98MBA 开学典礼仪式”，我感到很意外。讲台上摆放着一长溜桌子，用一大块干净的白布遮起来，白布上面按照椅子的数量摆了几个麦克风；桌子前面簇拥着几盆鲜艳的花，营造了一种较为隆重的气氛。

教室里坐满了人，黑压压的，一共有一百九十来个，所有的面孔都是陌生的，表情奇异而又略显拘束。人们嗡嗡地吵着，有的交头接耳，有的茫然地四处张望，还有的在过道里走来走去；其中一位胖姑娘很惹眼地站在人群当中，眯缝着眼睛，用肉乎乎的拳头揉着眼窝。我在侧排找了一个位置坐下

来，安静地等待着。

“咳，真是难以预料，在这么多人中间究竟会出现几个了不起的人物，也不知道里面暗藏着多少废物！”忽然，身后有人粗着嗓子说，我没好意思回头看他。

“你不需要操这份心，什么人都会有，有的骑驴，有的坐轿，说穿了，有差别才会有进步。你说是吧？”另一个人温和地说。

坐在这个混杂的人群中间，我觉得自己更像是在剧院里看戏，而不是上课。坐在我的右侧的是一位穿着淡黄色套裙的姑娘，她有一双好看的大眼睛，也安静地坐着，双手搭在一起，放在膝盖上；后来她跟我分在同一个班里，她叫李雅菲。我的左侧是一个强壮的男子，弓着熊一样的后背，绷着一张严肃的脸，目不转睛地盯着讲台，浓黑的眉毛索索地抖动着；记忆中我跟这个人只见过这一面。我们三个人谁也没有说话。

“今天我特地跟经理请了假提早出来，我害怕误课嘛。”斜对面的一个戴着耳环的姑娘跟同桌讲道。

“你的单位很远吗？”对方问，这是一个长着三角眼的小伙子，他的薄嘴唇像姑娘一样发红。

“很远，在建国门那边呢。唉，看来我不得不换单位了，要不，这么远，往后怎么赶来上课呀。真麻烦！”

“嘿，瞧你说的，你要是不考 MBA 不就没有麻烦了吗？”“三角眼”反驳道，他伸出粗大的食指在自己的鼻孔眼里掏了一下。

过道里走进来一位瘦削的老人，后背略微有些弓，胳膊被太阳晒黑了。他的衣着很简朴，上身穿一件白色的半袖衫，下身是一件普通的蓝色裤子。他一边走一边朝四下里看了看，神

态极其随和，仿佛是来随便看看似的。我还以为他只是一位普通的教师呢。

“哦，厉以宁院长也出席了！”身后那位“粗嗓子”评论说。

果然这位老人坐在主席台的正中间，我才确信“粗嗓子”的话是对的。其他参加开学典礼仪式的老师也陆续到齐了，主席台很快就坐满了，教室里的吵闹声也渐渐地平息下来。

一位名叫张国有的老师坐在主席台的左侧，主持今晚的活动，听“粗嗓子”介绍，他是光华管理学院的副院长；印象中他是那么雍容大度，态度威严。他扫视了一下教室里的人们，用朗朗的嗓音讲道：

“大家晚上好！我宣布，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98 级 MBA 开学典礼仪式现在开始！”

同学们一起鼓掌祝贺。

“下面我先介绍一下参加开学典礼仪式的院领导、系主任以及今晚的上课教师朱善利。”

他开始一个接一个地介绍起来，每介绍完一位来宾我们都鼓掌表示欢迎。可是我根本记不住这么多的名字，我只是猜测一下哪位老师可能给我们代课。

“接下来由厉以宁院长致辞！”

我们又热烈地鼓起掌来，一齐将目光聚集在主席台的中央。

厉院长坐直身子，把话筒稍微往下摁了摁，目光温和地平视着我们。他声音舒缓而又严肃地说：

“首先，我代表光华管理学院祝贺你们考入北京大学，这是多少莘莘学子梦寐以求的一天。你们是北大百年校庆之后第

一批入学的 MBA 学生，在北大的新纪元里，希望你们能够翻开新的篇章。光华管理学院自 1994 年成立 MBA 专业以来，已经有两届毕业生奔赴各行各业，在新的岗位上发挥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作为光华管理学院的第五批 MBA 学生，你们要秉承北大 MBA 的传统与精神，发愤学习，励精图治，为开拓北大 MBA 更加辉煌的新局面而努力奋斗。最后，我送给大家一句话：‘今天，你们为北大而骄傲；明天，北大为你们而自豪！’”

厉院长的讲话很快就结束了，教室里掌声四起，可是我却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

张国有老师又邀请其他参会人员讲话，可是他们都谦虚地摆摆手：

“以后还要给他们上课呢，有什么话在课堂上说吧。”

于是张国有老师自己发言了，他从 MBA 的核心课程的内容讲到我们在学习中应当注意的问题。他说：

“课堂教学仍然是我们的主流，我们将从国内外聘请名教授来增强我们的师资力量，并且对教学方案进行改革，增大案例教学的力度。同时，你们也不能忽视讲座的重要性。在北大，讲座被称为第二课堂，是课堂教学的重要补充。北大有 100 多个社团，这在国内是独一无二的。这些社团几乎每天都要组织不同类型的讲座，你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去听，这是开阔你们的视野，拓展你们的思维，了解前沿知识与信息的舞台。你们还要学习历史，只有懂得历史才能明辨是非，才能确定一个正确的人生发展方向。MBA 教育是培养战略性人才的，因此你们必须站在一个历史的高度来分析问题，才能统观全局，有效地驾驭时世。还有哲学知识，这方面的话我就不

多讲了。总之，MBA 是综合素质的人才，你们应当懂得各个学科之间的互相渗透，单一的知识结构很难胜任今后的工作。此外你们要注重团队的力量，在你们的职业生涯发展中，重要的不是你拥有多少资源，而是你能够调动多少资源。‘孤木不成林’呀，一个人的能力与精力毕竟是有限的，如何同别人合作，如何引导别人同你合作，这已经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事情。这时候，沟通能力就占据了毋庸置疑的重要地位。对于 MBA 来说，这方面的能力的培养也非常迫切。最后我想说明的一点就是不要单纯地为知识而学习，学校里所学的知识在你们毕业以后很快就过时了，重要的是培养一种能够不断自我更新的能力，也就是说，你能够始终跟踪时代发展的步伐，及时地调整自己的知识结构，这样你就永远也不会被淘汰……”

张老师的发言结束了。他稍微停顿一下，然后问：

“‘你们有什么问题 请尽快提出来。’”

前排的一位女同学站起来问：

“老师，请问某些课程能不能免修呢？比如我们当中有不少注册会计师，是不是就可以免修会计课呢？”

“除了英语和计算机这两门培养技能的课程，只要你已经达到我们的教学要求的话，就可以免修，至于其他专业课程，不管你入学前的水平多高，你的实践经验如何丰富，一律不能免修。但是如果你们提出申请，经院里核准以后，可以不上课，只参加期末考试。”张老师回答。

还有谁提了什么问题，我都没有在意，大多是一些无关宏旨的东西。教室里渐渐地骚动起来。

忽然一位瘦小的同学举着手站起来，激动地叫道：

“老师，我有一个问题！”

“说吧。”

“请问什么时候给我们办饭卡呢？”

他问得很突兀，也很奇怪，人们哄声大笑起来。

“这有什么好笑的。”他生气地说，“开学都好几天了，我们上下课也得吃点东西，为什么迟迟不给我们办饭卡呢？”

我们觉得他问得有道理，于是教室里安静下来。

“你们是在职上课，很少使用饭卡，不过要给你们办。你们赶快把班长选出来，让班长统一去伙食科办吧。”张老师回答。

时间已经过去一个小时了，同学们都感到疲倦，有人开始伸懒腰。

“好了，我们不能占用朱老师太多的时间，你们还得上课呢。”临了，张老师站起来说，“最后，我宣布三个通知：一是明天哈佛大学来几位客人，想跟咱们的 MBA 学生交流，有意向的同学在开学典礼结束之后速到教务处报名，你们年级限报五人，报满为止；二是 9 月 8 日，也就是下周二的下午参观图书馆；三是全体同学于 9 月 13 日去校医院体检。好，我宣布开学典礼仪式到此结束！”

人们陆续散开了，休息十分钟。我无精打采地趴在桌子上眯了一会儿。

“嗨，刘旭东，你好哇！”忽然，冯斌跳在我的面前，热情洋溢地叫道，“你是不是会隐身法呀？一晚上我怎么也瞅不见你！哎，你看今天的开学典礼多有趣，像表演小品！”

“怎么了？”我问。

“没什么，我只是兴奋……我一高兴就想说话。哦，对了，我在北大西门外租了一间房子，还不错，挺近的，上下课很方便

便，什么时候去我那儿坐一坐。昨天我辞职了，想换一个工作，最好能离北大近一些……嗨，你到底是干什么的？你怎么不说话呀？我总觉得你挺神秘的，似乎满怀心事……”

他滔滔不绝，就像一只漏底的水壶似的满地乱洒，一双杏核一样的黄眼睛闪着亮光。我仰着脸安静地听他说，可是我的脑子里却想着别的事情，因此他说了些什么东西我几乎没有记住。

开始上管理经济学课了。任课教师朱善利是一个很有风度的人，身材高大而又帅气，戴着眼镜，文静的脸上透着浓郁的学者气质。今天是头一节课，他讲了讲管理经济学研究的范围和企业理论。他是一个非常认真的老师，一丝不苟，无论是讲课还是对我们的要求都很严格。

可是教室实在太大了，我既听不太清楚老师的讲话，又看不清黑板上的字，加之讲授的内容对我来说是全新的，我简直如坠五里云之中。这么多同学挤在一间大教室上课，很难想象教学质量会很好。

我莫名其妙地感到失落，所有的新鲜感倏然消失了，一时间耳朵里什么声音也听不进去。

“老师，在这么大的教室里上课，听课效果实在不好，以后能不能换小教室上课？”别的同学也感觉不好，就向朱老师发问。

“哦，今天特殊。”朱老师回答说，“今天举行开学典礼仪式，因此上合班课。往后你们要分成两个班，单独上课。”

于是同学们安下心来。

我心不在焉地听着课，渐渐地胡思乱想起来，恍恍惚惚中不知道过去了多久。突然，同学们哗啦啦地都站起身。我才知道